

当代 资本主义的 演变与矛盾

李景治 /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资本主义的 演变与矛盾

李景治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与矛盾/李景治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ISBN 7-300-03730-5/D·547

I. 当…
II. 李…
III. 资本主义-研究-现代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528 号

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与矛盾

李景治 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 62515351 门市部: 62514148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世纪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43 000

定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写说明

这本书是原国家教委“九五”社科博士点项目的最终成果。我们结合“当代资本主义”这门博士生专业课，对项目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书的框架和写作提纲。参加本书提纲讨论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有：李鑫炜、蒲俦、阎瑾、柳赖千惠美、方长平、韩彩珍、王明进。特别是蒲俦、李鑫炜对本书框架和提纲的形成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由于出国留学等原因，阎瑾和柳赖千惠美最后没有参加本书的写作工作，余者均分担了本书的实际写作任务。所以说，这部拙作是博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大家共同研究、集思广益、分工协作的集体研究成果。

本书的写作具体分工如下：

李景治：导论，第一、二章；

李鑫炜：第三、四、五、六、七章；

蒲俦：第八、十三章；

方长平：第十一、十二章；

王明进：第十四、十五、十六章；

韩彩珍：第九、十章。

本书的写作提纲和最终的全部书稿由李景治统修定稿，李鑫炜对全部书稿进行了加工整理和补充修订，并负责书稿的技术处理。

在研究和写作中，我们借鉴了不少国内外学者的著作和论

文，如果说本书多少有些建树和可取之处的话，那么也仅仅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尽管引证出处和参考书目均已列出，但是仍愿借此机会向这些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这一成果的问世直接受益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凝聚了责任编辑徐瑞芝同志的大量心血。在此，我们谨致衷心的感谢。

在我国，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虽然取得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大量新问题的出现，因而从总体上看还有待于深化。这本书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尝试，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入和全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李景治

2000年12月

目 录

导论——如何认识资本主义 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当代世界的新变化与资本主义的走向	4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	9
三、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	13
四、研究的目的与思路	17

第一编 全球垄断——向整体化纵深化 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

第一章 全球垄断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23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的加强	24
第二节 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	29
第三节 全球垄断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44
第二章 新科技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57
第一节 新科技革命的兴起	57
第二节 工业经济时代转向信息经济时代	65
第三节 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	72
第三章 全球化浪潮与“国家”的困境	78
第一节 时代的变化与国家的角色转换	78
第二节 国家与信息管理	86

第三节	国家与经济调节	90
第四节	国家与社会控制	96
第五节	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102

第二编 来自内部的挑战——当代 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第四章	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	105
第一节	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制度的政治 经济学	106
第二节	经济变迁的渊源与机制	111
第三节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变迁与结构性矛盾	116
第五章	阶级结构与社会分层	131
第一节	阶级与社会分层理论	132
第二节	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	138
第三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与阶级 矛盾	155
第六章	民主的危机	161
第一节	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	162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与西方民主的危机	166
第七章	自由的衰落——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174
第一节	资本主义：文化与政治的社会存在	175
第二节	结构的断裂与体系的困境	180
第三节	繁荣与堕落——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	183
第四节	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社会重构	187

第三编 合纵连横——调整中的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第八章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	193
-----	-----------------------	-----

第一节	告别冷战·····	193
第二节	跨世纪的美、日、欧角逐·····	202
第三节	21 世纪的世界路标 ·····	213
第九章	经济为本 科技先行·····	222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与外交政策·····	222
第二节	经济外交·····	225
第三节	国际相互依存与经济发展空间·····	229
第四节	经济安全——国际战略的新热点·····	235
第五节	科学技术——各国争夺的重点·····	241
第十章	和平的“游戏规则”——西方国家的协调 机制·····	247
第一节	西方各国的矛盾协调·····	247
第二节	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作用·····	255
第三节	美、欧、日矛盾协调的实践·····	263
第四节	国际法——日趋完善的“游戏规则”·····	271
第十一章	文明与国际冲突·····	278
第一节	国际关系史中的文明冲突·····	280
第二节	“文明冲突论”提出的背景·····	283
第三节	文明与冷战后的国际冲突·····	291

第四编 外部的矛盾——西方资本 主义与多元化世界

第十二章	西方与非西方——对手还是伙伴·····	303
第一节	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历史沿革·····	305
第二节	冷战结束后的西方与非西方·····	318
第三节	理论诠释：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几种 解释·····	328
第十三章	市场经济的冲击与反馈·····	335

第一节	转型国家的困惑·····	336
第二节	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	345
第三节	南北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352
第十四章	政治利益的碰撞·····	361
第一节	人权与主权之争·····	362
第二节	地区冲突与西方国家·····	365
第三节	对话还是遏制·····	369
第四节	西方国家与联合国·····	373
第五节	强权的没落——西方的优势还能维持 多久? ·····	377
第十五章	国家利益与世界秩序·····	382
第一节	世界秩序的倡导者·····	382
第二节	“历史的终结”与世界秩序·····	387
第三节	国家利益内涵的丰富化与对外政策取 向的多元化·····	393
第四节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外政策·····	398
第十六章	不可推卸的责任——资本主义与全球 问题·····	405
第一节	全球问题的提出·····	406
第二节	西方工业文明与发展中国家的困境·····	408
第三节	西方国家与环境问题·····	412
第四节	西方国家与资源问题·····	419
第五节	全球问题的解决: 西方应该做些什么? ·····	426
参考书目	·····	429

导 论——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其演变与发展的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过。它曾充满活力，有过辉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它也充满矛盾和周期性的危机，遭遇过经济衰败、百业不振、工厂倒闭、银行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社会动荡的大萧条时期。特别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它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内外交困，各种矛盾激化，危机四伏，战争频仍，并导致法西斯势力的泛滥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造成生产力破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1 卷，277、27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生灵涂炭，文明丧失，社会倒退。因此，人们感到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它的腐朽、垂死的阶段，人类处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当代资本主义却渐渐渡过难关，缓和了危机—矛盾，稳定了社会，实现新的发展。于是，人们不禁产生这样一个不好解释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列宁在本世纪初期曾经提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而现在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在世界上消失，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还有新的很大的发展，“腐而未朽，垂而未死”。目前，从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得多。这也是客观存在，不承认也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正视也不行。那么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还有新的很大的发展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在税收、福利政策、企业组织结构以及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限制过高收入和过度垄断等方面采取了不少的措施，调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使生产力能够继续发展。此外，它们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与此同时，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条件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巨大利润，这也是

它们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社会较为稳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因此，从表面上看，当代资本主义就出现了“腐而未朽、垂而未死”的情况。

但这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就不能成立了呢？当然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依然有效。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规律性，不论其发展的具体进程如何，最终都不可能摆脱客观规律。任何客观规律都是在历史的具体演进中逐渐地和愈来愈深刻地发挥作用，并最终指向历史结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也不可能改变其历史结局。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就此提出的种种疑问，我们一方面绝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言而喻，这正是本书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演变和矛盾的分析非常透彻，至今仍是我们探讨有关问题的指南和理论依据。第二次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大战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资本主义的具体制度有所更新，生产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新发展。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又有了新的变化，其内部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深化。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以及经济的全球化，促使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突破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旧有框架，将视野拓宽至全球化进程的各个领域。

资本主义既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又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新世纪的时候，这一体系的结构比它建立之初不知要复杂多少倍、庞大多少倍。即便是与 20 世纪前 50 年相比其变化也很大，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加速了资本主义体系变革的进程，使资本主义面临又一个转型和扩张的历史性时刻。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有何影响，同时资本主义的变化对世界又有何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还是否有效，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迅速和纷繁的，其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我们把握住资本主义的演变与其内在矛盾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同时又不为具体的现象所困扰。

一、当代世界的新变化与资本主义的走向

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不能将其限定在一个封闭的框架内，必须与当代世界的新变化联系起来，因为正是这些新变化构成了资本主义体系演变的外部环境。没有这些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也不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资本不断增殖和扩张的属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在膨胀中发展的结构。但是这种膨胀不仅仅是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并且也不是一种孤立的扩张，而

是吸附了一切与之相关的变革因素而在结构转型基础上完成的。所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与矛盾必然要首先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一系列新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搞清楚二者之间的联系，否则便不可能对此有深入和准确的认识。

20 世纪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急剧拓展的时代，也是世界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的时代。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终结的近五十年时间，当代世界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变化，这些变化使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同时也必然地引起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变迁，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全面的影响。当然，无论是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都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立足的基础性层面以及今后发展所必经的路径之上，因此这些变化就成为塑造当代资本主义走向的重要条件。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不仅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进一步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甚至国际关系（信息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形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综合实力）。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的变化使资本的流通与运营具有了新的形式，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因之越来越趋于一体化，各个区域的资源、人力和资本都越来越深地被纳入到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国家职能与地位的变化、社会联系的多元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型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尽管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并不具备一统天下的能力，因为它本身也并不是一个十分完备的体系。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演变的任何阶段都存在着外部性的即资本逻辑之外的不可控因素。同时，资本主义历经 500 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制度（这里的“制度”指广义上的，包括的内容相当宽泛，既有政治体制、经济规则、法

律等显性的规范，又有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渗透性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的观念、国家和产权制度)。再加上资本本身的力量和庞大的经济规模，使得资本主义体系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和吸纳力。这样，它对于外部的变迁就有着很强的整合力。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既有其自组织的一面，又有他组织的特性，即被其他过程同构的可能。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它可以被视为一个长期历史进程的最新阶段，并非是一种突变，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既有资本扩张的逻辑，又有经济与科技结合的规律，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完全分开。所以，我们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分析全球化的规律，都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

这一结合的关键在于弄清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形成首先取决于各种变量的性质。在社会变迁机制中有两种基本的变量：一是数量性因素，这种变量本身不带有方向性，要通过现有机制的吸纳或是其他因素影响才能转变为现实的力量，譬如科技力；二是矢量性因素，这种变量本身是有方向性的，它的产生必然导致现有机制和结构的变化，并且能够主动吸纳数量性的因素来放大自己的能量，譬如资本即是这样的变量。毫无疑问，矢量性因素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不抓住这些变量就无法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演变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真正原因。其次，这种机制的形成还取决于这两种因素的联系方式。在这里我们便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两者之间能否自发地达到均衡，譬如资本和科技成果、资源、劳动力的组合能否实现像永动机那样的自行运转；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均衡（或不均衡的状态）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过程中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外部因素的加入是会增强还是会削弱这种均衡。

西方经典的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达到自发的均衡化，这是

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最主要体现。这一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修正成为“市场+政府=均衡化”的模式。时至今日，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则正好相反，认为市场本身并不能自发地达到均衡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如此，这是由资本的扩张本性所决定的，并且这种扩张必然会导致资本对全社会的垄断，由此而引发阶级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两种对立观点的论争是旷日持久的，这部分地是由于有价值判断的因素夹杂其中，也是由于世界的发展不断地有外部性因素加入资本主义体系中，拓展了其发展的空间，改变了其结构。资本主义是在不断的转型中实现发展的。迄今为止，我们虽然不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终极状态作出概括性的结论，但从其发展的阶段性来看，资本主义体系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机制非常明显，资本主义是通过一系列体系性的变革过程实现转机，即通过外部因素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原有的矛盾。但这种化解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并非根本性地解决矛盾。有的矛盾得到了缓解和转移，有的矛盾则是在新的结构中被激化了。回顾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再由一般性垄断进入国家垄断阶段的历程，可以清晰地印证这一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似乎又迎来了这样一个转机的时刻。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正在迅猛发展，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联系的机制都在大幅度调整之中，信息革命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给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一轮调整的机会。然而，这种调整的效用是极其有限的，这是因为充当“总资本家”角色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十分确定的目标，更缺乏达到目标所必需的手段。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像一架没有导航系统的飞机，虽然各种仪器均运转正常，但却没有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次新的结构性变革对于资本主义体系而言都是一柄双刃剑，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不可能系

于外部的变革性因素之上，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原有的缺陷和矛盾将在一次次的结构调整中被放大和增强。

全球金融界的巨头乔治·索罗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部基础都在于市场的稳定性和均衡化，然而正是由于人类“认识—反馈”机制中的局限（可错性^①和不确定性），导致市场机制这种人为的安排自始至终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不可能达到均衡化。金融市场是市场的这种不稳定性而非均衡化的最好说明。目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特性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全球的各种资源都是靠资本的洪流被整合在一起的，而支持这一巨大的循环系统的体系“有严重的缺陷”。“只要资本主义挂帅一天，对金钱的追求就会凌驾于其他的社会考量之上，经济和政治的安排就会产生偏差。”^②索罗斯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有两大缺陷：一是市场的不稳定，二是非市场部门也即国家层次和国际政治的失败。市场的不稳定将导致国际资本体系的瓦解，而全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则会形成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带的非均衡化，由此产生的巨大政治压力最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理论之上，而这一理论恰恰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以此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体系越是庞大，结构越是复杂，其危机就越是深刻。在目前被普遍看好的经济全球化机遇面前，索氏悲观地认为这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这个体系很可能过不了这一关，因为世界市场正在向着非均衡化的方向越走越远，而且发展中国家

① 可错性是索罗斯借鉴卡尔·波普哲学而建立的概念，用来指人与外在事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参与者的思维和事物的实际状态不符，行动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和结果相背离的状态。参见〔美〕乔治·索罗斯著、邓志华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19页，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9。

② 〔美〕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102页，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9。